

怦怦心跳玄幻系列

TIDETIME  
泰德教育

火天車  
huotianju



# 驭蛛之魔

【火天车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火天車 huotianju 之 驭 蛛 之 魔

【火天车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天车之驭蛛之魔 / 火天车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4.9

(怦怦心跳玄幻系列)

ISBN 7 - 80186 - 250 - 3

I. 火... II. 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5293 号

**火天车之驭蛛之魔**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印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85 千

**印张:** 6.625

**印数:** 1 ~ 30 000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250 - 3**

**定价:** 13.00 元

---



驭蛛之魔



huo tian ju

怦怦心跳玄幻系列

## 故事背景

这是一个纯粹的玄幻世界——

很久很久以前，世界处于黄金时代。神、人、动物都拥有黄金之血，而且不分等级。

魔无法容忍神统治着这个世界，他终于伸出魔手。

一万年之后，绝大部分生物的血统都遭到污染，无法再保持神性的力量，黄金之血族便成为了稀有的神话……

从古至今，神和魔之间的战争一向惨烈无比。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两派黄金血族都想得到“一七异型”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改变宇宙序列的力量，谁拥有它，谁就有权终结这场战争，有权统治世界。

7个拥有纯正黄金之血的人被神选中，作为神的战士，踏上了寻找“一七异型”碎片的艰难旅程……

魔派出了两个暗黑使者，前去抢夺“一七异型”碎片。他们的力量异常强大、不容忽视，因为他们有魔力无边的法宝——贪婪、自私、邪恶……无论是动物还是人，一旦心里有了这些黑暗的东西，就势必被暗黑使者收买，为他们效命，直至献身……

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驭蛛之魔



huo tian ju

怦怦心跳玄幻系列

## 人物设定

**安东尼** 25岁(实际生存4987年),来自南美洲,目光深邃忧郁,身材修长,面容俊美。善使一把削铁如泥的日月神剑,剑法精妙绝伦,只是剑不在手攻击力就会大为减弱。他是队伍中的领导,也是唯一不会法术的人。性格稳健,沉默寡言,惜字如金。

**梨裳** 16岁(实际生存3650年),来自中国,是个长发的美少女。知识渊博,精于医疗术和治愈魔法,通晓兽语,善于易容伪装。法力集中在头发上,一旦长发被束就会陷入昏迷状态,危急时刻会在瞬间爆发出破坏能量。性格善良,优柔寡断。

**理查** 19岁(实际生存4301年),来自欧洲并具有皇家血统。身材匀称,面目俊逸清秀如同精灵,细长丹凤眼。佩带一把神赐西洋剑,但真正的武器是自身释放的紫色闪电,常攻人不备,出手狠毒。情绪波动大,常言语刻薄,是个需要关怀的大男孩。

**克拉莉** 23岁(实际生存4431年),来自拉丁美洲。相貌美艳,目光如电,身材极佳。护身武器为一对轻灵钩,善用热情似火的拉丁舞蹈制造迷雾催眠敌人,出手凶狠。性格泼辣,行动力强,有时任性刁蛮,行为极端。



安东尼

梨裳

理查

克拉莉



怦怦心跳玄幻系列



驭蛛之魔

**克鲁森** 22岁(实际生存4895年),非洲沙漠部落酋长次子。身材高大健壮,英气逼人。擅长控制天气,能从风中获取信息和力量,以烈火为武器,拳风似火,称为“赤焰拳”。性格耿直忠厚,但过于单纯,容易被人欺骗。

**凯奇** 15岁,因忘记过去,实际年龄不详。在美洲热带雨林长大,面容清秀,身体虚弱。战斗力不强,但能以体内寄生的巴球希卡虫为间谍工具,亦可用它们控制意志力不强的生物思维,此外第六感相当发达。性格柔中带刚,精明不外露。

**奥兰多** 12岁(实际生存3659年),正宗血统的海底城亚特兰蒂斯后裔,活泼可爱的健康少年。能用腮呼吸,在水中比在陆地上更加灵便。具有召唤海底巨兽能力,寸步不离的项链坠中有无穷无尽的海水。调皮好动,经常闯祸。

**斐斐佛夫** 西伯利亚深海巨怪,外形臃肿粗壮。力大无比的大胃王,不过不计较食物质量,嗜酒如命。攻击力与抗攻击力强,对奥兰多忠心耿耿。



克鲁森



凯奇



奥兰多



第一  
章



沙漠中的气候实在是令人难以适应，更何况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季！一眼望去，整片整片的金黄色使人感到一阵彻底绝望的窒息。所有景物都静止不动，只有蒸腾的热气虚化着视线里的一切。太阳好像镶在了天幕上不愿意移动，把热量都赏给了这片沙漠——石头、干草、仙人掌……假如它们是一幅油画中的静物的话，恐怕早就被晒化成颜料流淌开来。这景色假如置身之外看起来倒是颇为壮观，但若是身临其境的话，感觉就绝对不会那么美妙了。

七人小组艰难地行进着，因为快被晒干了，所以都默默无语。作为沙漠里唯一在移动的物体，他们看起来似乎比其他静止的东西更加沉默。散乱的脚印拖在队伍后面，为他们的来历做着简单的注释。

这种连地狱魔鬼也害怕的气候让健壮的安东尼也开始吃不消了。虽然他看上去比奥兰多显得略有活力些。

奥兰多的情况非常糟糕，比起平时他沉寂了许多，生命项链中的水几乎消耗殆尽，如果再使用这些水来降温解渴的话，一定会危及生命。幸亏有裴斐佛夫伴其左右，在奥兰多走累了的时候可以把他扛在肩上前行，否则奥兰多恐怕早就被晒成了葡萄干。时不时要扛着奥兰多的裴斐佛夫，每迈一步都要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这个庞



然大物所需的水分其实比大家都要多，可它还是顽强地守护着奥兰多，这份肝胆相照的情谊把梨裳感动得都流下了眼泪，泪水刚一流出就化作了蒸汽，连泪痕都来不及留下。

于是，在这恶劣的环境下，奥兰多产生了一种幻觉——他回忆起在春日的艳阳下，自己散漫地坐着，随意地吃着水果，喝着饮料，一会儿眺望远处的高楼，一会儿享受近处的鲜花和草坪，谈论着轻松的话题，时空好像静止了，没有人愿意打破这份难得的温馨。

事实上，不仅是奥兰多，其他的人也都已经体力不支，这个时候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注意身后的动静。突然，一只黑色的蜘蛛，以惊人的速度悄无声息地从地底钻了出来，就仿佛浮出海面呼吸的章鱼，细沙从它爬出的洞口无声陷落，很快形成一处凹坑。蜘蛛背部有一道奇异的花纹令人目眩，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非洲毒蜘蛛，它如机器一般转动头颅，专心地用八只眼睛仔细扫描七人的背影，身体却一动不动宛若微型雕塑。它看着七人走远，便突然爬动，以迅捷的速度无声无息地重新沉入了沙海，凹坑渐渐被流沙填满，只留下了一个漩涡在沙脊上。

一切又恢复平静，沙漠上又只剩下七个移动的物体了。太阳依旧，几个小时过去它仿佛根本就没有挪过地方。



在沙漠的尽头，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洲，带给人希望与平和。原来，在绿洲中隐藏着一个部落，蜘蛛就是去往那里找寻它的主人。

蜘蛛在地下快速地前进，也不知它是靠什么来辨识方向，居然能不出偏差地回到它主人的身边。见到主人的它，就像是只忠诚的老狗，匍匐到主人脚下求宠撒娇。

在部落中心的金黄色大帐篷的阴影处，一个男人伸出一只硕大而结实的手掌，引着蜘蛛爬上了自己的手臂，然后用一种很奇怪的语言和蜘蛛对话。这是种专门被人饲养以用来窃取情报的蜘蛛，异于其他的同类。

蜘蛛报告完毕，男人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尽管这是个用黑纱遮住了半张脸的男人，但还是能让人从他上扬的嘴角和满足的眼神中辨别出他的神情：他在笑。

这使人感觉到加倍的不安和战栗——一个高大过人、满脸疤痕的男子躲在暗地里独自发笑，谁看见都会觉得太过诡异，他显然是在孕育一场阴谋……

男人像是早已知道了结果，自说自话地感慨着：“他？他真的回来了吗？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蜘蛛似乎对于主人的言语十分费解，但又好似听懂了主人的意思，也随着黑衣人的目光把头转向了绿洲的另一头。



安东尼一行人已经离沙漠尽头的绿洲越来越近了，奥兰多也好似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雀跃着跳下了裴斐佛夫的宽厚肩膀，挥舞着双臂大喊：“水！水！我终于能看见水啦！我的身体好像又充满了能量！裴斐佛夫！我的朋友！我获救了！哈哈！”

其他人不像奥兰多那般对于水有如此强烈的感觉，但是经过了一天一夜艰难地跋涉，在荒漠中看到了绿色和水源还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梨裳这个清秀的少女也抹去了脸上由于连夜奔波所沾染的灰尘，和奥兰多一起站在沙漠中的一个高地向不远处的绿洲欢呼着。

看见绿洲的兴奋带给了大家短暂的轻松，可是疲惫依旧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唯有克鲁森看上去若无其事，仿佛其他人走在沙漠中，而他只是在田园间漫步。

原来克鲁森从小就生活在沙漠中，对于沙漠的气候非常适应。面对着这个逐步接近的绿洲和部落，一股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在心中荡起，每一个场景都勾起了克鲁森对于童年时代无限的回忆，殊不知当年那个顽皮而聪慧的少年竟然肩负起了这么重要的责任。也不知道小时候那个时常教导自己的老族长现在是否还活在人世；门前的那棵叫不上名字的植物还有没有再开出妖艳的黄色花朵……

在童年时代，克鲁森总是和大家一起仔细地观察每一



种沙漠植物，但奇怪的是，不管他怎样努力，也记不住各种花草树木的名字，更辨别不清品种的好坏，即使喜欢观赏植物，也总是说不出所以然来。只知道那些能够令他心旷神怡的就一定是好植物，就连一文钱不值的野草也比价值连城的奇花异草更令他动心。这正是他坚强孤僻性格的体现。

克拉莉尖细而妩媚的声音打断了克鲁森的思路，“啊，我们终于到了，没想到从近处看，这湖水竟是这么透彻，真想下去洗个澡！”说着，用手捧起了一汪清泉，还未等到灌入口中就听见“扑通”一声，只见一个身影纵身跳入湖中，溅了克拉莉一身的水，她刚刚要发怒就被理查劝解到：“离开了水简直就像夺去了他一半的生命，就让他放纵一下好了。”克拉莉听到理查这样温柔的劝说，便也对奥兰多没有了怨言，转而和理查一同到湖的另一面饮水去了。

奥兰多尽情地喝着，笑着，差点忘了背自己走出沙漠的裴斐佛夫，于是马上招呼它也下来和自己一同嬉戏，裴斐佛夫早已等待着奥兰多的召喚了，见奥兰多朝自己挥手，便“砰”地一下把自己那浑圆硕大的身体也置入了湖水之中，溅出了更多的水花，好在众人在它起跳前都已躲到离湖边十几米远的地方了，不然恐怕大家都要湿透。



裴斐佛夫和奥兰多两个在水中俨然一对亲兄弟，奥兰多用手击起了水花向裴斐佛夫打过去，裴斐佛夫也毫不示弱，不仅用那双比奥兰多大出五六倍的手去挡而且还要以更大的攻势来向奥兰多发起还击。为了躲避裴斐佛夫的攻击奥兰多就撒开腿准备往岸上跑去，可是裴斐佛夫玩得正兴起，哪里肯放过奥兰多，奥兰多越是跑，裴斐佛夫越是追。尽管裴斐佛夫身高马大，可是在水中还是抵不过奥兰多的身材灵活，几个回合下来就已经气喘吁吁，眼看着奥兰多就要跑到岸边，抓不到了，于是俯下身子张大了嘴巴从湖里猛地吸入一大口的水，足足有半个湖那么多的水。由于用力过大，就连湖底的水草也被它吸了起来。

就在奥兰多马上要到岸上的那一刻，裴斐佛夫用尽全力把口中的水朝着奥兰多喷来，众人见状赶紧朝不同的方向躲去，不过还是被裴斐佛夫口中喷出的湖水打湿了全身。

克鲁森见状不禁眉头一皱，想到沙漠的水是如此之宝贵，被裴斐佛夫这样浪费掉了实在是可惜，想赶紧劝阻住这两个家伙不要浪费湖水。

克鲁森刚要招集大家说话的时候，奥兰多却冲着大家喊到：“你们看，剩下的湖水在不停地晃动，而且越来越厉害。”



“难道裴斐佛夫把湖里的水怪唤醒了？”一直沉默的凯奇终于开口了。

“瞧，水中刮起了大风，天啊，像龙卷风一样，这怎么可能？”梨裳把身子躲在裴斐佛夫的硕大身体后面，只露出一双眼睛看湖面的变化，好像那风马上要把她吹走似的。

许久没看见水源，好不容易见到了，又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事情，大家不免惊讶地乱作一团。风越来越大了，梨裳已经离开了裴斐佛夫，抓住了一棵千年大树，也许这个看上去比裴斐佛夫还要结实一些吧。

在大家慌乱的同时，谁都没有注意到克鲁森，他十分镇定，甚至还时不时在偷偷地笑，然后冲大家无奈地摇摇头。原来克鲁森早就看出是族人们为惩罚裴斐佛夫和奥兰多浪费他们的水源而搞的恶作剧，所以也就没有过于感到担心，反而因为觉得有意思而在一旁窃笑。

大漠上的风沙说来便来，霎时间大风卷地而至。风沙越刮越猛，黄沙越堆越厚……

“咻！”的一声，一阵更为强大的风把裴斐佛夫和奥兰多卷了进去，还没等众人睁开眼睛看清楚，裴斐佛夫和奥兰多二人已经被抛到了部落外一里远的地方。奥兰多感觉自己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不过倒是没有受伤，原来是裴斐佛夫先掉在地上，奥兰多只不过是摔在了裴斐佛夫的大



肚皮上，难怪这么重的一下，竟然毫发未损，不过裴斐佛夫却在地上发出“唔唔唔……”的哀鸣。

一定有谁在背后使用了魔法，否则我和裴斐佛夫怎么会被吹到这里呢？奥兰多一边想，一边朝着刚才的那片绿洲跑去。

在刚才那片湖水的对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站着几个武士打扮的沙漠族人，并且还在小声议论着什么，不时发出嘲笑声，奥兰多低头再一看自己满身都是脏兮兮的，难怪他们会笑。一定是他们搞的鬼，还在这里看我的笑话！奥兰多一急一怒之下差点哭了出来，大喊着要为自己和裴斐佛夫报仇，要那几个武士付出代价。

毕竟是一行人中年龄最小的，所以奥兰多行事总是容易冲动，还没等到大家来劝阻，他就念起了咒语，双手冲着刚才戏耍过的湖面，把剩下的湖水吸进了心型中空项链，然后朝着几个武士站立的地方再次念起咒语，使尽全身的力量把水从项链中推了过去，几个武士躲闪不及被剩下的那突如其来的水给浇了个透，当然这还不是最让他们生气的，最激怒他们的是奥兰多又在糟蹋沙漠中珍贵的水了，他们再次向众人发难，一起合力兴起了沙漠中更大的风，这一次不仅仅是教训奥兰多，就连其他的人也都要跟着遭殃了。



顿时满天飞沙走石，天空都变成了土黄色，一米之外的东西都看不清，就连开口说一句话都要吃进一嘴的沙粒，但这些人又不是坏人，不能用神赐予的力量来对付他们。所以也只好陪奥兰多一起受惩罚了。唯一的对策大概也就是蒙好自己的头，不让沙子飞进鼻子眼睛耳朵嘴里吧！

梨裳这次和克拉莉搂在了一起，女孩子的身体比较轻，只有两个人抱在一起才不至于让大风给吹跑，她们可不想向奥兰多一样被甩向天空，弄得浑身脏兮兮的。尽管没有人被再次吹跑，可是大家也都显出吃不消的样子，被吹得东倒西歪。

克鲁森不禁感到后悔，奥兰多年纪太小，办事总是沉不住气，自己应该提前提醒他一下，就不会被武士们这样戏弄了，不过这样也好，有了这次教训，以后他行事应该就会成熟些了，就是不知道这些族人准备什么时候停手。

梨裳这时已经把脸完全地扎入了克拉莉的胸膛，可是克拉莉就不能免于苦难了，一张娇嫩的脸恐怕就要毁在这些武士兴起的暴风手中！想到这里她着急地向克鲁森喊到：“你不是也会用风吗？和他们对抗呀！再这样的话，我恐怕要提前衰老十年了！”

克鲁森知道克拉莉被无辜地牵连进来，生气也是合情



合理的，便耐心地为她解释到：“在沙漠里，水是最为珍贵的，这一湖水是他们部落整整一年的积蓄，水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可以和生命来相提并论，就像别人动了你一样很珍贵的东西，你要去捍卫它一样。刚才我们大家都跑去喝水、洗脸也就算了，奥兰多和斐斐佛夫居然还跑下去洗澡，用他们的水闹着玩，一下污染了他们一大半的湖水，他们当然要发怒了。其实这也只不过是略施惩戒而已，哈哈，克拉莉，还是再忍耐一下吧！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说服他们啊！”

克拉莉听克鲁森说完觉得也是这个理。可是风沙对自己皮肤的摧残也不是一个小问题，于是她又说道：“这哪里是惩罚奥兰多，恐怕奥兰多还没有被惩罚完，我就要变成黄脸婆了！”

“是啊，克鲁森，我看这样下去，我也不大能坚持得住了！”凯奇也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克鲁森转念一想，是啊，奥兰多犯的错误也没有必要牵连上大家一起来承担，更何况即使有，到目前为止的惩罚也足可以弥补他犯的错误了，应该算是给了他一个不大的教训。于是他张开双手，挡住了刮向众人的狂风，然后默念咒语，双手合十，分别伸出两只手的食指指向了天空，止住了风沙的侵袭。